

深圳新锐小说文库

主编 杨争光

千言万语

弋 铎 / 著

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深圳新锐小说文库

主编 杨争光

总策划 邓一光 尹昌龙

千言万语

弋 铎 / 著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言万语 / 弋铎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2016.1

(深圳新锐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7-1513-4

I. ①千… II. ①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0344号

千言万语

Qianyanwanyu

出品人: 聂雄前
书稿统筹: 于爱成
责任编辑: 涂 俏 蒋鸿雁
责任校对: 钟愉琼
责任技编: 蔡梅琴 梁立新
装帧设计: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(518033)

网 址: 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: 0755-83460293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排版制作: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-82537697

印 刷: 深圳市顺帆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第1次

定 价: 29.8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序 言

主编这套文库，是一种享受。

阅读十二位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更是一种享受。

还有鼓舞。

边鼓边舞——兴奋！

十二位文学新锐，是从几十位符合条件的作家中推选出的，也许并不能代表深圳文学的高度，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深圳文学滋养、生成的元气、生气、意气。有这三气在，新的高度是可以预见的——不仅是将来深圳文学的高度，也许还是将来中国文学的高度。

三十多年，能聚集如此整齐的文学集群——我实在不愿使用“新军”这个词，文学实在不是因为利益或信仰而生发的战争，文学群体也实在不是军事组织——也只有深圳能够。

我从来都认为，“文化沙漠”是对深圳的误判。面对这种误判，深圳以它包容开放的胸怀和着眼未来的视界，踏实、稳健地建设着自己的文化。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，

携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根，就地栽培。移民，遗民，夷民，互不嫌弃，互不抵牾，欣然接纳，不拒杂交——深圳就是这么任性！养性之后的任性。现在完全可以说，深圳不仅是个经济奇迹，也创造了文化培育、积累和健康生长的奇迹。

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并处于文化最敏感、最精致的部位。深圳文学曾有过短暂的浮躁。浮躁是一种内在焦虑导致的精神和行为变形。很快，这种浮躁就成为浮云而升天，留下的是平稳的文学耕耘。而且，这种文学耕耘的主流是非职业的民间写作。本文库中的十二位小说新锐，都不是所谓的专业作家。仅凭这一点，不仅这十二位，整个深圳文学的生态，也可以是未来中国文学生态在当下的一个试水，或者说是一个示范也成。这就是深圳的见识。也是深圳的性格：有健康理性为根基的见识，就付诸行动，创造成果。

深圳有“打工文学”“青春文学”“网络文学”，但以为这就是深圳文学的标志，也是一种误判——对深圳文学的误判，正如“文化沙漠”说对深圳的误判一样。每一位作家都是打工者；许多作家都可能以“打工者”作为他们的文学形象。每一位作家都有或有过青春期；过了青春期的作家也可能叙写“青春”。在互联网时代，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或很难拒绝网络，“网络文学”作为一种瞬间现象，已经成为过去时。深圳文学将不在所谓的“打工文学”“青春文学”“网络文学”等等标签的框定里打转。

文学就是文学，不是别的。文学和“打工”“青春”“网络”遭遇，将是日常性的。深圳文学要的不是有形无义的标签，而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品相。这品相既是深圳的，也是中国的、人类的。福克纳以一块“邮票大的地方”为文学地盘，写出了人类的精神境遇，以及充盈于胸的悲悯情怀。鲁迅以“未庄”为文学地盘，塑造出了可与堂吉诃德相媲美的人类精神形象。本丛书中的十二位作家，性格不同，文笔各异，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。他们守着深圳，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、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、物质与精神厮杀、灵魂与肉体纠缠、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，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，我不敢妄言，但深圳应该有着它足够的耐心，等待和期盼。

说得似乎高亢了点。那就降低调门，轻声说几句：由于先天性营养不足——比如，长期缺乏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援与支持；比如，白话文写作至今也不足百年的实践，等等——从整体来说，中国的叙事文学，包括小说艺术的家底，并不丰厚。五千年中华文明固然伟大，但仅以此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滋养，我以为是不够的，因为小说艺术要抵达的是整个人类。

鲁迅是清醒的：“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。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。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。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……”以汲取营养论，鲁迅是母乳和狼奶通吃的。正因为清醒，还在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候，他的心血书写，创造

了中国文学的高标。

精神荒芜，思想枯竭，是人的穷境，文学的死境。

在生命的关口，守住了人的底线，也就站在了人的高点。在文学的关口，守住了写作的底线，也就守住了文学的高地。

我愿以此与年轻的同道们共勉。

末了，还有几句说明：

本“文库”又称为“12+1”，即十二位文学新锐的作品，并一本文学批评专著。相信批评专著能对十二位青年作家作品——或许还有深圳文学，有精到的解析。

本“文库”由邓一光先生提议，他和尹昌龙先生任总策划，由我担任主编。具体的联络、协调及编务工作，是由工作室的几个年轻朋友做的。

本“文库”的作家年龄均在四十五岁以下（含四十五岁）。吴君、盛可以诸位应在此列，因事先议定的原则，未进入本文库，是一个遗憾。

本“文库”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全额资助，海天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

为深圳文学祝福。

杨争光

2015年6月26日

目 录

爱在左，情在右·····	001
扁 舟·····	038
葛仙米·····	056
千言万语·····	112
无名女郎·····	163
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出差·····	183
衣 道·····	217
于秀和她的黑·····	240
相关评价·····	261
后 记·····	267

爱在左，情在右

雨，在淅淅沥沥不停地下。

小君在客厅里霸着电视和VCD，专心致志地看他的《蓝猫淘气三千问》。谢峻在书房里，开了电脑，在网上找人厮杀，博弈四国军棋。

天，在雨季里显得阴阴冷冷的，让人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萧肃起来。

上午，接了两个电话，一个是岳母打过来的，慈爱满怀地要他们父子两个去她那儿吃饭。谢峻看看外面的天气，婉言辞拒了。还有一个是老周打过来的，取消了他们带孩子一块儿出去玩的约定。都因为这倒霉的天！老周说，全国都在下雨，看电视了么？昨儿个，张家界又翻了一辆车！

外面的雨不紧不慢地下着，难得一个“十一”长假。谢峻不禁懊丧地想，怕要在窝里闷他七天了？

任佳估计在外头很快活吧？看她那会儿收拾行李急着出门的样子，扑棱棱地就像只久居笼里即将放飞的雀儿。谢峻恨不得讥讽她两句，你挣的那些稿费够你去一次笔会的花销吗？但终究咽了下来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！老周对谢峻倒羡慕得不得了，哀叹说，他家的老婆有半点任佳的上进或者追求，他就要烧高香拜大佛了！谢峻鼻子里的冷气一茬儿一茬儿地往外冒。老周你知道什么？三十多岁的女人了，管好自己的孩子，上好自己的班就足够了，还瞎折腾个什么呀？任佳爱好文学快二十年了，也就发过两部中篇，四个还是五个短篇，前年才入的市作协，越发癫了，什么笔会、文学活动都赶着参加！老周酸酸地说，不错了，你，老兄！老婆是要本分点好，不过，太本分太顾家，也真他妈的忒没劲！俗！俗透了！除了每日里跟你叨咕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婆婆妈妈，连璩美凤是谁你都得告诉她！真他妈没劲透了！我就想不通，当初我怎么就看上了她？谢峻笑了笑，揶揄老周道，所以你现在又看上了小廖？老周朗声大笑，看上了又能怎么样？我还能折腾个第二春不成？

男人也许都这样，自己家里的那个永远都是最不好的。谢峻想，老周觉得任佳算不错的老婆，可是谢峻自己，并不认为怎么样。当初认识任佳的时候，她是那种一低头有如莲花一般娇羞的女孩子，不爱慕虚荣，不挑三拨四，不小肚鸡肠。结婚后生了小君，任佳虽然不似老周的老婆那样干活麻利，做事爽

快，但她和婆婆相处得融洽，亲戚之间也一团和气，从来不在谢峻面前嘀咕那些婆媳之间你倾我轧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她依旧很文气，甚至很多小事上拿不定主意都要和谢峻商量，单位里的同事呀，学生时代的朋友呀，小君的那些老师同学呀，即使谢峻从没见过面，也在心里通过任佳的嘴和他们熟悉了。谢峻知道，任佳是多么喜欢这种笔会，每天朝八晚五的邮政生活，虽然不是很累，但毕竟太寂寞得慌，没有什么出差的机会，也很少有集体组织郊游的活动。工作十多年来，任佳只好像有两次公派学习的机会，一次是去离武汉不远的咸宁，连湖北省都没出，另一次，更近了，就在市郊的木兰山上，所以他想象得出她对每次笔会的重视和神往：北京、大连、青岛……现在，又是苏州。

任佳九月二十九日走的，当天晚上就到了，给他们来过电话报了平安，之后，再没有联系。据她说十月三日就结束笔会，还有一天，顶多两天就到家了，老夫老妻的，也用不着每日里卿卿我我情意缠绵，不过，任佳每次出门在外，每天总记着要给小君打个电话的，这回到了苏州，怕是在雨中游园林，萌发了多年的诗情画意了吧，竟然不记得自己的宝贝儿子了？谢峻差点忍不住要给任佳拨手机，但终究按捺下来。他有时候会想，他们一开口除了儿子，究竟还有什么共同话题呢？

下午的时候，小舅子一家三口和岳父岳母冒着风吹雨打地来了。岳母总有点记挂着这个没有女主人在家的家，还抱怨女儿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全国都在下雨，看新闻了吗？一

辆旅游车在张家界翻了车。小舅子任伟说。

当然看了。当时那悲惨凄厉的画面裹着“十一”的节日气氛给他的触动太深。岳母就开始一个劲地唠唠叨叨，要他下雨的时候千万小心开车，谢峻心里有很不舒服的感觉，其实岳母也是一番好心，可是他实在不愿意听这种劝慰的话，他开车以后很忌讳这种话，他也怕一语成谶。谢峻不太喜欢家里一下子涌入这么多老婆的娘家人，但仍旧很客气很热情地打发他们一起去楼下的“小肥羊”吃涮锅了。

小君十岁，能自己洗洗刷刷，回来就睡了。谢峻晚上和岳父小舅子多喝了两杯，酒后的热气都散了，身体里有阵阵的冷气直逼上来。他平常喝的酒虽然不多，但也不至于酒量如此差，他头晕目眩，连衣服也没脱，扯了一床被子搭在身上，沉沉地睡去。

吵醒他的是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。他抓起手机的时候神志还不是很清晰，他啾着鼻子“喂”了一声，电话里一阵沉默。他在短暂的寂静之后清醒起来，有点不耐烦地又“喂”了一遍，话筒那端传出清脆的笑：是我，你老婆回来了吗？

谢峻忙支起半边身子，有一丝尊重对方的意味，谢峻瞥了一眼床头的小钟，已经八点半了。还没呢！今天笔会结束，今天或者明天就回来了。

你们又可以聚天伦之乐了？女人的声音有很强的酸意。

你不也在聚天伦之乐吗？谢峻小声反问道。

他一早带孩子去奶奶家了。只有我才是想着你的，他前脚

刚走，我立马就给你打电话了！你呢？你呢？老婆几天都不在家，也不问候问候我。

我这不在带孩子嘛！心里想着呢！

女人“扑哧”又笑了起来。你少给我贫嘴！又幽怨地叹了一口气，那语气，谢峻似乎都能看见她哀伤的模样了。上班时怕同事们说闲话，回到家又得防着各自的那一半，你说，咱们这算怎么回事呢？

谢峻含混地“哼哼”两声，不发表一言一语。

好了，我挂了，八号上班见！

谢峻忙应道，上班见！又赶紧甜言蜜语地加了一句，我好想你的！女人巧笑倩兮地收了线。

有时候谢峻想，自己会不会爱梁缘胜过任佳呢？再怎么说，梁缘也应该算是他的女人了，至少，也应该算是他的情人。可是，爱情实在是个太奢侈的词，二十年前，或者十年前，让他说出爱一个人也许不是一件很难的事，但现在，三十六岁的男人，他能够再对谁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呢？爱情又实在是个什么玩意呢？任佳，那是他的妻，是他儿子的母亲，是他一生的责任。梁缘，算是红颜知己吧，也许只是一种需要？一种发泄？一种刺激？

中午的时候，岳母又打电话过来。谢峻啊，任佳是今几个回来吗？

是啊。

她打电话回来了？

没有呀，怎么了？

你快跟她联系联系吧，我怎么老打老打都是关机呢？

好吧，好吧。谢峻只好放下电话，准备打妻子的手机。

小君已经穿好衣服，准备出门，不耐烦地叫道，爸，快点，快点，还去不去必胜客了？晚了又要排队的。

谢峻摇摇头，一边拨电话一边想，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呀。岳母为女儿急成了那样，儿子却一个劲地只记着吃！电话拨不通，真的是那种毫无感情的“对不起，您所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”，接着是一连串的同样意思的英语。谢峻觉得有点奇怪，有四天了，任佳没有打过一次电话回来，这不是她往日的风格呀！

小君，妈妈打电话那一晚，就是看焰火的那一天，你记不记得是几号？谢峻皱着眉头，问小君。

九月三十号，没错，就是三十号，我们那天下午就没上课了。小君很不耐烦地答道。

谢峻一边锁上门和小君出去，一边也很纳闷，任佳这次怎么了？玩疯了吧？要不，是不是已经在路上，给我们一个突然的惊喜？或者，是坐飞机回来的？飞机上当然不能开手机的喽！

到车库里取车，在路上开着车，在必胜客昏黄幽静的环境下陪着儿子吃比萨，谢峻有点心事重重的。

雨，还在下。十月三日这一天就快过去了，任佳仍旧没有只言片语。

四号的早晨，雨终于住了，开始起风了，天气一下子变得像寒冬一样冷冽，武汉还没经过穿长袖衬衫薄毛衣的季节，就一下子撤掉短袖衫换上了厚冬装了。屋里稍微暖和点，一开窗，外面是刺骨的冷风，走在街上的行人，都把领子竖着挡在脖子上，手插在衣兜里，冷得双肩耸起来，胳膊肘紧夹在腰上，有时髦的女孩子穿着波波族玲玲珑珑的衣衫，脚上却蹬着长及膝盖的皮靴了。

十点多钟的时候，门敲响了。谢峻那时候还在网上和人拼杀，是小君开的门。

请问谢峻在家吗？来的是两个男的，一个竟然是一身警服打扮。

小君被警察叔叔的威严吓住，失掉了平日里的顽皮劲，有点胆怯地朝父亲望了一眼，谢峻也吓了一跳，还没来得及下线，就连忙站起身来。我就是，有事吗？

年长的那位眼睛很深地望了一下谢峻，那种眼神让谢峻一下子寒意顿起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他皱皱眉，有点不太欢迎这样的眼神，也有点不太欢迎这样的不速之客，但仍旧礼貌地问，有事吗？

年长的那位终于把含意颇深的眼神慢慢收敛一些，他自我介绍道，我是辖区的居委会主任，我姓刘，这位，他把那警察指一下，是我们这片的管段户籍，小章。

嗯，嗯，有什么事？谢峻的脑海里在努力搜索，他没有什么不轨行迹。搞他们这行的，太多经济上出事的，今几个抓住

一个，明几个揪出一双，但谢峻不是，他不是那种贪利的人，不会为一点钱财断送自己的前程，他有的是将来。

这个，任佳是您爱人吧？还是年长的那位居委会刘主任在说话。一听到任佳的名字，谢峻蓦地紧张起来，这几天来的紧张堆积起来原来是让人如此震撼的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不自然地发着抖，是的，她有什么事？

刘主任和章户籍都意味深长地看了小君一眼，那种不约而同含意深沉的眼神让谢峻觉得心里发毛，他口干舌燥地说，请告诉我，她到底有什么事？

刘主任把他带到里间书房里，章户籍在厅里陪着一直有点怯生生的小君。小谢啊，刘主任拍着谢峻的肩膀，像久已相识的一位父亲的老朋友。是这样的，张家界的一辆旅游车出了车祸，“十一”你看了新闻吧？很不幸，你的妻子，任佳就在那辆车上……因为在雨天，打捞和援救工作比较困难，他们确定了死者的身份才来通知我们的。小谢，你节哀顺变。湖南方面已经派人接待你们了，认尸后就办相关的善后事宜。

谢峻冷着脸听刘主任把话说完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刘主任，你弄错了，我老婆任佳，她去的是苏州，不是张家界，一个是江苏，一个是湖南！差着十万八千里呢！

可是，刘主任马上摆出了居委会主任一脸严谨的工作态度。身份证是她的，你看！这总不会错吧？还有，他打开一堆包裹，手表，戒指，一个摔得破破烂烂的摩托罗拉V70手机——那是任佳生日那天自己选的一款礼物，一个已破烂不堪的华伦

天奴钱包——谢峻在香港给她买的一份礼物，里面塞着一张小君的小照，粉嫩着脸嘟着嘴朝着谢峻微笑。

谢峻“哗”地一下打掉那堆包裹，咆哮道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老婆在苏州，她没去什么张家界！没去张家界！你给我报什么丧？！

年轻的章户籍冲进里屋，扶住刘主任，很严词厉色地说道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但你不能对我们老同志这个样子！

谢峻气咻咻地指着刘主任道，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老婆就没去张家界，她在苏州，她是个业余作家，还是作协的，她是去参加笔会的，今天就要回来！你给我看这一大堆东西干什么？你为什么非要给我证明她出了事！这些东西，说不定是小偷偷走她的，你们看过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没有？那里面不就是这样嘛！搞什么张冠李戴，难怪和她没办法联系，她的东西全让人给偷了嘛！谢峻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很夸张地挥舞着手势在那儿大声吼叫。

章户籍和刘主任只好出了门。刘主任临走时再三叮嘱，小谢啊，她的尸首还在太平间里，你赶快跟湖南方面联系吧，这几天我们都在，你随时来找我们都成。谢峻气得一脚把门踹了，关门声响彻整幢大楼。

小君一直很怕地看着这一切，他从来没见过爸爸发那么大的火，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。谢峻冷静下来，看见小君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不禁心疼起来，一把搂过小君，柔声道，他们胡扯